

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 系列之三：陰霾不散

張先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憶述當年遭日軍輪姦慘痛經歷。 本報山西傳真

20萬民女慘淪慰安婦 惡疾纏身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寬應、馬宇鳳山西報道）今天（9月2日）是值得紀念的一天：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侵華期間，日軍威逼中國20餘萬婦女淪為「慰安婦」，成為人類戰爭史上「最殘忍的印記」。山西武鄉縣、沁縣、孟縣、陽曲縣等地，多達10餘萬婦女飽受日寇凌辱，成為日軍糟蹋民女的重災區。現年88歲孟縣僅存的「活人證」張先免向本報記者憶述當年被日軍強暴二十天的慘痛經歷，雖然她最終逃離魔掌，但長期罹患嚴重婦科疾病或性病，至今半夜仍常從「鬼子來了」的惡夢中驚醒。

7月14日，記者來到孟縣西煙鎮，幾經周折，找到了張先免老人的家：兩間低矮的瓦房，土炕上零亂放着幾種藥盒，老人孤獨坐在炕沿上，露出一雙「七寸尖腳」。牆上掛着一幅早年俏麗的相片，同她現在「爬滿皺紋臉」形成鮮明反差。當記者同老人交談時，她抓起藥盒亂扔，顯得有些神志不清，但她依舊記得當年慘遭日軍蹂躪的場景。

張先免：輪姦逾廿天 出血不放過

1942年農曆正月初二，日軍開進西煙鎮北村搶劫「年貨」，村裡幾個姑娘被日軍捆綁押在進主炮樓裡，年僅15歲的張先免被日軍強暴20餘天。據張先免回憶，每天晚上都要遭受日軍的輪番姦淫，少則五、六人，多則十幾人，甚至把她折磨得下身「大出血」也不放過。經父親湊足100塊現洋委託熟人才將女兒贖回。張先免逃脫魔掌後，長年患有子宮糜爛等婦科疾病，家庭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半夜常做噩夢時驚叫「鬼子來了」，顯然日軍炮樓裡的地獄生活，給她一生帶來揮之不去的恐懼陰影。如今88歲高齡的張先免肺氣腫、心臟病等諸病纏身，身體狀況並不樂觀。

萬愛花：失生育能力 隱姓終不嫁

日軍修築的進主炮樓，幾乎成為當地婦女談之色變的淫窩。1940年冬天，駐紮在進主炮樓裡的日軍前來羊泉村掃蕩，14歲的萬愛花被日軍捆綁抓進炮樓，每天遭受七八名日軍輪姦長達40餘天，一天夜裡一群日軍把她糟蹋得流血不止，奄奄一息，趕在黎明前夕，日軍將萬愛花拋向山溝荒野，幸虧鄰村一牧羊人路經此地，才把她從死神手裡奪回來。從此，萬愛花失去了生育能力，她隱姓埋名流落異鄉，終身未嫁，直至中年收養一女孩才走進兩人世界。萬愛花去年抱憾離世，享年84歲。

侯冬娥：孩子斷奶死 遭丈夫嫌棄

另一名「慰安婦」侯冬娥嫁至高莊村後，因長相漂亮，人稱「蓋山西」。據侯冬娥生前回憶，1939年，她被日軍抓進進主炮樓時，兒子5歲，女兒剛出生2個月。她記得晝夜均遭日軍強暴，有一天晚上更受到50餘名日軍的輪番姦淫。她曾想碰壁尋死，但想起家裡2個月的嬰兒，又打消了死的念頭。一天深夜，乘日軍睡熟之時，她從窗戶縱然跳下，因摔傷腿又被巡邏的日軍抓進淫窩。後來她才知道，女兒因斷奶已餓死。被蹂躪數月後，家裡最終花150現洋把她贖回，卻發現已經懷上「日本人的孩子」，於是，她採取搬石頭、擔水、砍柴等體力活，終於把「孩子做掉」。因為她有過兩次「慰安婦」的經歷，丈夫嫌她「不乾淨」而拋棄。

原址上建唯一慰安所紀念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晉、譚旻煦、李茜茜、彭雲雲南報道）雲南龍陵縣城老城區中心的小河邊，坐落着一座大宅院。這座宅院始建於1921年，是一土木結構的串連式四合院，內部裝飾精巧華麗，本是當地有名的富家大院。然而1942年後，這座宅院被日軍佔領，成為慰安所。這就是龍陵董家溝日軍慰安所。中國唯一一個在原址上建立的日軍慰安所紀念地。

慰安婦被取日本名

這是一個讓任何人參觀之後都會十分悲痛的地方。一樓展示了當年慰安所的原狀。二樓則通過一幅幅老照片還原當年的情狀。入口處，掛着一串日本名字的名牌，牌子上那一個個日本名字其實都是中國的婦女，日軍把這裡的每個「慰安婦」都取了一個日本名字。院內，立着一根木柱子，整個柱子被鐵絲網綁，這是「歷史的恥辱柱」。旁邊還立了一塊碑文，上書「慰安受難、祈願和平」。

董家溝日軍慰安所，在1942年至1944年的兩年中，長期住有從中韓和東南亞各國被日軍強擄、強徵來的數十名「慰安婦」供日軍官兵淫樂。1944年11月1日，這些無辜的「慰安婦」全部被日軍押到觀音寺腳下湯家溝槍殺或強迫服毒自殺。整個滇西，日軍設有30多個慰安所，慰安婦800餘人，其中500人來源於當地。

雲南龍陵董家溝日軍慰安所是中國唯一一個在原址上建立的日軍慰安所紀念地。 彭雲攝

山西慰安婦集中地區



山西逾10萬慰安婦 最小13歲

抗戰期間，山西武鄉縣、沁縣、孟縣、陽曲縣等地，成為日軍糟蹋民女的重災區。山西民間調查「慰安婦」學者張雙兵指，當年日軍沿太行山修築地溝，強擄周邊村莊的婦女充當「慰安婦」。山西10餘萬婦女淪為「慰安婦」，戰爭結束後，受傳統觀念影響，絕大多數飽受凌辱的「慰安婦」保持沉默。敢於「公開身份」的受害者只有126人，其中孟縣50餘人，當年年長者25歲，年齡最小的只有13歲，甚至有同胞姐妹。日軍暴行慘不忍睹，30餘「慰安婦」被日軍糟蹋後還遭殘忍殺害，只有20餘人劫後餘生。 記者王寬應、馬宇鳳山西報道

人已逝 恨未消 民間索賠路漫漫

その勇氣をむだにしないで 陳林桃さん 周喜香さんの証言集

受害者周喜香在東京出席證言集會。 本報山西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寬應、馬宇鳳山西報道）山西孟縣民間學者張雙兵追蹤調查「性奴隸」真相30餘載，在他關於山西慰安婦的研究中，調查涉及的126位慰安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還有很多由於各種原因追尋不到的，已不在人世的，以及隱姓埋名不願公開的。這些老人活着的時候說得最多的就是：「希望可以等到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刻」。但大多數還是帶着恥辱和遺憾入土。

1995年起，劉面換、李秀梅、周喜香、萬愛花、張先免等16位山西受害者分三批起訴日本政府，代表中國「慰安婦」走進東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索賠每人2,000萬日圓，並要求公開道歉，從此，沉沒半個世紀的中國「性奴隸」血淚史浮出水面，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萬愛花曾7次出庭作證，血淚控訴日軍滅絕人性之暴行，歷經10餘年「拉鋸戰」，東京最高法院雖認定遇暴屬實，但終審駁回索賠訴求。其理由是，戰後賠償問題已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解決；日本戰後沒有個人向國家索賠案例，拒絕向一切國家道歉賠償。

中國外交部一再重申中國立場：中國儘管放棄了國家戰爭賠償，但沒有放棄民間的賠償，遭受戰爭創傷的中國人民通過正常渠道提出要求是完全正當的，希望日本妥善解決戰爭遺留問題。

子女將訴上國際法庭

如今，老人們的子女繼承老人遺願向日本政府的索賠鬥爭還在延續。目前，山西民間相關人士正着手準備材料、籌集資金，將日軍「性奴隸」暴行上訴至聯合國國際法庭。「在世的慰安婦活體證人越來越少了，但我們不會放棄的，下一步，將探索往國際法庭申訴，雖然前路艱辛，但我們期待即將到來的黎明之眼。」

日友好人士竭力尋真相

近年來，日本一些民間組織或友好人士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尋找「性奴隸」真相，或組織律師團出庭辯護，或資助受害者晚年生活等。據悉，日本民間社團查明會等籌集巨額資金，承擔了孟縣16位「性奴隸」數十次赴日索賠的往返開銷，並每年2到4次往返山西探望在世的老人，關心她們的起居生活和身體狀況，曾成功在山西省武鄉舉辦了「二戰日軍性暴力圖片展」。近日查明會將再次來到山西孟縣探望老人，表示願意在為慰安婦申訴的道路上繼續戰鬥下去。



日軍士兵蔭島靜夫所拍攝的「慰安婦」照片。 資料圖片



慰安所掛着日軍為「慰安婦」所取日本名字牌子。 彭雲攝



董家溝慰安所裡陳列的器械。 彭雲攝